

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考

——兼谈玉海堂影宋刻本

周 晶 晶

《孔子家语》，亦称《孔氏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三国时魏王肃为其作注，《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旧唐书·经籍志》甲部经录论语类著录“《孔子家语》十卷，王肃撰”。卷数的变化当与书籍载体形式的变迁有关。此后王肃注《孔子家语》十卷本在历代书目中均有著录，传承有序。

王肃注《孔子家语》传世善本有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吴郡黄鲁曾刻本，明隆庆六年（1572）徐祚锡刻本，明万历吴勉学刻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等。汲古阁本虽然晚出，但版本价值却优于其他传本。

一、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概述

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下文简称“汲古阁本”），十卷两册，版框高17.4厘米，宽13.2厘米，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板心题“汲古阁毛氏正本”，“毛氏正本”双行小字带框。

汲古阁本卷末附刻《毛晋识》，记录了汲古阁收藏宋本《孔氏家语》的经过和此本的刊刻过程，称：

嗟乎，是书之亡久矣！一亡于胜国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于包山陆氏，其病在倒颠。先辈每庆是书未遭秦焰，至于今日，何异与焦炬同烟销耶？予每展读，即长跽宣尼像前，誓愿遵止。及见郴阳何燕泉叙中云云，不觉泣涕如雨。夫燕泉生于正德间，又极稽古，尚未获一见，余又何望哉？余又何望哉？抚卷浩叹，愈久愈痛。忽丁卯秋，吴兴贾人持一编至，乃北宋板王肃注本子，大书深刻，与今本迥异，惜二卷十六叶已前皆已蠹蚀。因复向先圣焚香叩首，愿窥全豹。幸己卯春，从锡山酒家复覩一函，冠冕俨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仅末二卷。余不觉合掌顿足，急倩能书者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二册俨然双璧矣。纵未必夫子旧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肃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颠倒之纷纷，一旦而垂绅正笏于夫子庙堂之上矣。是书幸

矣！余幸矣！亟公之同好，凡架上王氏、陆氏本，俱可覆诸酱瓿矣。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贤于王、陆二家也。但其一序亦可参考，因缀旒于跋之下。虞山毛晋识。

毛晋此跋，当作于崇祯十一年（己卯，1638）之后，甚或更晚。作者回忆前后购得两个宋本的经过，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之情。跋中“亟公之同好”一语，当指迅速刊版问世。但底本为何？是“二卷十六叶已前皆已蠹蚀”的第一个宋本，还是“所逸者仅末二卷”的第二个宋本，抑或是两宋本互为补抄后的“双璧”之一？照其文字逻辑推测，作者意在“双璧”，则其底本似为两宋本互补后所得之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汲古阁旧藏宋本《孔氏家语》中有毛晋（1599-1659）、毛扆（1640-1713）父子题识，亦记述此事。毛晋题识曰：

《孔氏家语》虽不列六经，然志艺文者每叙于《论语》之后，实经部之要典也。乃一讹于胜国王氏，缪在割裂；再讹于包山陆氏，缪在倒置。余每愿遵止古本，一正近今之失。及见彬阳何燕泉《序》，忼然为之三叹！夫燕泉生当盛隆之代，且号稽古，竟未获一见，余又何望哉？乃数年前，吴兴贾人持一编售余，犹是蜀本大字宋版，亟付剞劂，惜二卷十六叶以前皆已蠹蚀，未得为完书。今年秋，南都应试而旋，汲泉于惠山之下，偶登酒家蒋氏楼头，见残书三册，亦大字宋槧王注，恰是前半部，惊喜购归，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遂无遗憾。子邕本书，庶几得以复存也。崇祯丙子重九，隐湖毛晋识。^①

毛扆题识曰：

先君当年初得此书也，缺二卷十六叶以前。崇祯丙子秋，从锡山酒家见残书几册，乃其覆瓿之余也，亦系宋槧，其八卷至十已供酒工之用，而前半尚全，喜而购归，倩善书者，互为补治，俨然双璧矣。后酒家本为钱宗伯所夺，亦终于绛云之火，而此本独存。扆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见第四卷，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见第五卷，亦同，益证此本之善。苏文忠所谓蜀本大字最为善本，岂不信夫！汲古后人毛扆谨识。^②

综合两条题识可知，天启七年（丁卯，1627），毛晋从吴兴贾人得到第一个宋本，便“亟付剞劂”，刻成汲古阁本，虽然其底本卷二叶十六以前皆已蠹蚀（缺卷实以明本补充，详下文）。崇祯九年（丙子，1636）八月初九至八月十七日，毛晋参加乡试^③，此即毛晋题识中“南都应试而旋”之所谓。归途经过锡山，于蒋

①录自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孔氏家语》汲古阁刊本孙诒让批校本。此本情况详下文。

②录自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孔氏家语》汲古阁刊本孙诒让批校本。

③毛晋为诸生，曾数次参加乡试。明代乡试每三年一考，于子、午、卯、酉年八月举行，分三场，每场三天，初九开始，至十七结束。考试地点在南北两京和各行省省会。参见《明史·选举志（二）》。

氏酒楼再得一宋本,亦大字宋槧王注本,恰是前半部,遂惊喜购归,请善书者用宣纸补抄,将两宋本抄配成完璧,并于九月九日题识记录下此事^①。惜后得之宋本,为钱谦益所夺,终毁于绛云之火。先得之宋本二百馀年后为玉海堂主人贵池刘世珩(1874-1926)购得,影刻传世。

汲古阁本刊成之后,为世所重,影响深远。清康熙间,宝翰楼覆刻汲古阁本。乾隆年间,四库馆据以缮写,辑入《四库全书》中^②。四库本《孔子家语》卷前增御制诗一叶,题《御题影宋钞家语》,诗曰:“天禄青藜信也非,何于家语却相违?祖传孙辨名因正,明影宋刊世已稀。多漏鲜全斯乃萃,鉤元[玄]提要志焉希。愀然敬对君为政,一语兴邦凛敕几。”此诗乃系乾隆皇帝题昭仁殿“天禄琳琅”所藏彭城钱孙保影宋抄本《孔子家语》(一函三册,十卷)^③,四库馆臣将御制诗移录于四库抄本中,容易引发四库底本为影宋抄本的误会,故辨之。

二、汲古阁本之“得”

《孔子家语》传世善本,早于汲古阁本的,当以明嘉靖三十三年吴郡黄鲁曾刊王肃注十卷本为最佳^④。黄氏刻本跋(黄自称《后序》)称:“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仅得十之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检黄本卷一至八,大致规整,九、十两卷,错乱殊多。毛氏汲古阁刊本足以补正嘉靖黄本卷九、卷十之全部讹误,是为大“得”。请看:

卷九《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端木赐”条,嘉靖黄本作:“端木赐,字子贡,卫人,有口才著名。”汲古阁本作:

端木赐,字子贡,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诮[常黜]其辩。家富,累千金,常结驷连骑以造原宪。宪居蒿庐蓬户之中,与之言先王之义,原宪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贡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宪曰:“吾闻无财者谓之贫,学道不能行者谓之病。吾贫也,非病也。”子贡惭,终身耻其言之过。子贡好贩,与时转货。历相鲁、卫而终齐。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相关记载,但子贡见原宪一段,却不及《家语》。子贡造访,宪“与之言先王之义”,虽敝衣蔬食,却“衍然有自得之志”。原宪不以为苦,子贡却不忍,亦有不解,故问“子如何之病也”,关心之情,溢于言

①前引《毛晋识》记录此事在“己卯春”,应属晚年追记,故当以“丙子秋”云云为是。

②卷前《提要》曰:“此本则毛晋所校刊,较之坊刻,犹为近古者矣。”

③《天禄琳琅书目》卷四叶十六至十八。按,钱孙保(1624-?),一名容保,字求赤,号匪庵,江苏常熟人。钱谦贞(1593-1646)之子。父子二人俱为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贞为钱谦益从弟,孙保所藏影宋抄本《孔子家语》,或系据钱谦益所得之汲古阁“双璧”之一影抄。

④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黄鲁曾刻本被《四部丛刊》收入,传播颇广,影响甚大。近年来新版之《孔子家语》整理本,如《孔子家语注译》(三秦出版社,1998年)、《孔子家语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等,均以黄本为底本。

表。而在《史记》中，“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则似有轻视之意。子贡曾问孔子：“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说：“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子贡有此见识，孔子又加以教导，必不会做出如此之事。《庄子·杂篇·让王》、《韩诗外传》、《新序·节士》等亦有相关记载，叙事与《史记》相近而更添渲染，均不及《家语》朴实、厚重且具体而微。

《七十二弟子解》“仲由”条，嘉靖黄本作：“仲由，弁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汲古阁本作：

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岁。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仕卫为大夫[孔悝之邑宰]。遇蒯剌与其子辄争国，子路遂死辄难。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恶言不入于耳。”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相关记载，但是“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两语，逼真传神，得孔子心迹，为《家语》所独有。卫灵公夫人南子作祟，迫使太子荆贖出奔，灵公卒，南子谋立公子郢，受阻，立太子之子辄。舍太子另立国君，非礼也；子辄已立，父亲大动干戈，取而代之（庄公），似亦不无可议。卫国内乱，责任在南子和卫灵公，子路为已经逃往国外的辄（出公）作牺牲，是“性鄙而不达于变通”所致。“嗟乎，由死矣！”深知弟子的老师，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史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亢直”云云，则不能准确深入解读子路死“辄”暨孔子的预判。

《七十二弟子解》“言偃”条，嘉靖黄本较汲古阁本少“少孔子三十五岁”、“时习于礼”两句和“仕为武城宰。尝从孔子适卫，与将军之子兰相善，使之受学于夫子”一段。

按，《论语》、《史记》有相关记载，但“适卫”三句，不见于他书。《礼记·檀弓》记载卫国贵族司寇惠子（即惠叔兰，卫灵公之孙，卫将军文子弥牟之弟）过世，言偃参加他的丧礼，因文子弥牟违反礼制，而对其有所讥刺。“将军之子兰”或即惠叔兰，汲古阁本的记载，必有所依凭，可补《史记》之阙。

《七十二弟子解》“卜商”条，嘉靖黄本首句作：“卜商，卫人，无以尚之。”此句难以索解。汲古阁本作：

卜商，卫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习于《诗》，能通其义。以文学著名。为人性不弘，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之。

按，黄本之难解，系原文缺失所致。子夏习《诗》，以文学著名，《论语》、《史记》均有相关记载。但“为人性不弘”三句，《史记》失载。这三句，恰恰是“时人无以尚之”的本源所在，汲古阁本可补史之阙文。

卷十《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汲古阁本作：

季桓子死，鲁大夫朝服而吊。子游问于孔子曰：“礼乎？”夫子不答。他日，又问。夫子曰：“始死则矣[以]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在“又问”和“夫子曰”之间，黄本窜入四段：

墓而不坟。孔子曰：“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吾见封之

若堂者矣，又见若坊者矣，又见履[若履]夏屋者矣，又见若斧形者矣。吾从斧者焉。”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门人后，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归。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对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弹琴不成声，十日过禫而成笙歌。

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将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答曰：“丘弗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经，亦欲与往。”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阳虎出，曾点问曰：“吾[语]之何谓也？”孔子曰：“已则衰服，犹应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颜回死，鲁定公吊焉，使人访于孔子。孔子对曰：“凡在封内，皆臣子也。礼，君吊其臣，升自东阶，向尸而哭，其恩赐之施，不有竿也。”

原思言于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也？”子游问于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为也。凡为明器者，知丧道也。”

此四段在汲古阁本卷十《公西赤问》第四十四中，上承“孔子之母既丧，将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已来，祔葬矣。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间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遂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凡为明器者，知丧道也’”，下接“备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张而不平，笙竽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簠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文气、内容衔接无间。黄本窜入《曲礼子夏问》，前后失据，第一段不应前言，第四段不搭后语，丛错杂糅，不能卒读，幸赖有汲古阁本以正之^①。

汲古阁本卷十《公西赤问》第四十四，黄本作《曲礼公西赤问》。两本对校，黄本篇末脱漏四段^②：

①卫庄公之反国，改旧制，变宗庙，易朝市。高子皋问于孔子曰：“《周礼》绎祭于枋。枋在庙门之西，前朝而后市。今卫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绎之于库门内，枋之于东市，朝于西方，失之矣。”

②季桓子将祭，斋三日，而二日钟鼓之音不绝。冉有问于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斋而一用之，犹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①近年来新版《孔子家语》整理本（以嘉靖黄本为底本），在修正此处窜入时，将第一段还原入《曲礼公西赤问》，而其余三段仍置于《曲礼子夏问》中。

②近年来新版《孔子家语》整理本（以嘉靖黄本为底本），仍缺此四段。

③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母。康子往焉，侧门而与之言，内，皆不逾阂。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与焉。进俎而不受，彻俎而不与燕。宗老不具则不绎，绎不尽饫则退。孔子闻之曰：“男女之别，礼之大经。公父氏之妇，动中德趣度于礼矣。”

④季康子朝服以縗。曾子问于孔子曰：“礼乎？”孔子曰：“诸侯皮弁以告朔，然后服之，以视朝，若此礼者也。”

这四段材料，非《家语》独有：①②④见于《礼记》《礼器》、《郊特牲》、《玉藻》等篇，但均不及《家语》细致、详实；③见于《国语·鲁语下》。由《文献通考》引《家语》可知，这四段在元朝初年尚未散佚。但在此之后，直到毛晋据宋本刊刻《孔氏家语》之前，这四段材料不见于元、明时期其他《家语》刻本。倘若毛晋未得宋本翻刻流传，则此四段在《家语》中的位置不可知，甚或引发真伪之争议。

汲古阁本卷十有《孔安国序》、《孔衍上汉成帝书》两篇文献，嘉靖黄本无。

孔安国撰次《孔子家语》四十四篇，值巫蛊事起，遂阁废不行，后刘向主持整理藏书，以为时所未施之，故不使名家，安国孙衍为博士，上书辨之。这就是《孔安国序》、《孔衍上汉成帝书》的主要内容。《孔安国序》叙述《家语》的编纂、修订、辑补，其文献价值不容忽略。安徽阜阳罗庄双古堆汉墓（汝阴侯夏侯灶卒于公元前165年）出土木牍三块，其中一号木牍著录篇题四十七个，多为孔门师生言行，见于《孔子家语》者有二十二则（一说二十六则）。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中山国怀王刘修卒于公元前55年）出土竹书《儒家者言》（整理组冠名并析作二十七章），其中见于《孔子家语》者十章。二十七章中，有十三章内容见于阜阳一号木牍篇题。可见两批竹书渊源有自。有学者认为阜阳近百篇简牍“是《说苑》、《新序》、《家语》共同的原始的本子”^①，亦有学者认为阜阳双古堆简牍和定县八角廊《儒家者言》“两者应该都是《家语》的原型”，“《儒家者言》也可称作竹简本《家语》”^②。竹简本记言至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或可以此推定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其后便是荀子引领风骚的年代。

《孔安国序》云：

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亦各[者或]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孝景皇帝

①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载《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②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80页。

末年,募求天下礼书,于时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于是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

观其文意,“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云云,跟前述“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前后应指同一批文献,“孔子家语”或为“孔子之语”之别称,或续有编纂而造成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之言“妄相错杂”。《孔安国序》的部分细节,今已为地下出土文献所证实,序文言之凿凿,具体而微,必有依据。

孔安国撰集《孔子家语》,其孙孔衍为《家语》向汉成帝上书,前引孔氏家谱档案,叙述孔子至安国共十三世的世系传承及主要事迹。《汉书·艺文志》书类小序颜师古注引:“《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①孔子第八代孙孔鲋字子鱼、孔腾字子襄、孔鲋字子文,三人是亲兄弟,“二说”云云,不是大问题。颜注引孔腾藏书事迹,《史记》失载。《孔子世家》把“鲋弟子襄”误认成孔鲋二弟孔鲋的儿子的“次子襄,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傅”(《史记》误为长沙太守),遂造成八世孙孔腾字子襄、孔鲋字子文、九世孙孔取字子产等三人事迹阙略,十二世孙孔安国误成十世孙。《孔衍上汉成帝书》补史之阙,文献价值应予重视。

三、汲古阁本之“失”

汲古阁本之“失”,集中在据明本刊版的前两卷。毛扆晚年尝据汲古阁藏宋本前两卷(影宋抄补本)详校汲古阁刊本^②,例如:卷端“孔氏家语卷一”,毛校增“第”字,并在眉端题识:“自此至二卷十六叶四行‘受教[训]’以上钞补”。篇题“相鲁第一”低四格,毛校“标题俱顶格”。正文“孔子出仕,为中都宰”王注“中都,鲁邑”,毛校“鲁邑名”。“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王注“如《礼》,年十五异食也”,毛校:“如《礼》,五十异粮,六十至九十各以渐加异也。”“器不彫伪”王注“彫,画。无文饰,不诈伪”,毛校:“无文节,不诈伪。已上养生之节。”^③“因丘陵为坟,不封”王注“不聚土以起坟者也”,毛校:“抄本无‘以’、‘者也’三字。”“不树”王注“不树松柏”,毛校“不植松柏。以上

①《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7页。

②毛扆手校本,今不得见。国家图书馆藏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十卷,载有佚名录毛扆校,文中所引“毛校”实出此本。

③今按,“无文节”三字释“彫”字。

送死之节。”“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王注“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毛校：“‘法’，抄本无。”“则”下毛校增“之”字^①。“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毛校：“‘以治’二字，抄本无。”^②以上所举，仅仅是卷端半叶的校改，量大质优，远胜汲古阁刊版采补的明刻本，亦优于嘉靖三十三年吴郡黄鲁曾刻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扆对刊本作缜密批校，既是对刊本的补救，亦可视为对卷末附刻《毛晋识》的回应。毛晋尝刻《中吴纪闻》六卷，以底本不善，纰缪甚多，毛扆三十七岁那年访得叶盛菴竹堂旧藏善本，校正一百三十馀处，且多补录一则，于是“遍搜其版，惜十缺其三矣。今年自春徂夏，鸠工重整，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始复为完书”^③。或为财力所限，《孔氏家语》未能“鸠工重整”。二百馀年之后，由刘世珩玉海堂影刻完成。

毛扆身后，汲古阁所藏宋本《孔氏家语》十卷散出，辗转为桐城萧穆所得。清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孙诒让借得此本，从中移录了毛晋、毛扆题识，并用以校对家藏汲古阁本，后作校跋曰：

宋大字本，半叶九行，行大十七字，小廿五字。二卷十六叶已前缺，影宋钞补。每册首有“宋本”二字小长圆印，“甲”字小方印，“毛晋之印”方印，“毛氏子晋”方印，册后有“毛氏子晋”方印。并朱文。宋讳缺笔至桓字止，盖南宋初年刊本。毛斧季跋以为即东坡“所谓蜀大字本”，非也。第十卷末叶有“东坡居士”白文方印，亦书贾伪作。

宋本藏余友桐城萧敬甫穆许。同治壬申在江宁假校前二卷景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光绪丙子冬，重审一过，择其确然脱误者，依景宋本改补；其可两通者，悉仍其旧。中容记。

孙氏以家藏汲古阁刊本为底本，校以影写宋本，发觉“异同颇多”。四年之后（光绪丙子），孙诒让重新审理一遍，选择确实脱漏、失误之处，据宋本改补。孙氏批校本今存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图书馆，经阅读比对，卷端首叶改补十馀处，跟国家图书馆所藏佚名过录毛扆校首叶基本一致。毛校、孙校，两家源自同一影写宋本，固应如是也。

四、余论：关于玉海堂影宋刻本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萧穆因刻书资金不足，将汲古阁旧藏宋本《孔氏家语》售与刘世珩。刘氏珍爱异常，作题识称：

①今按，“皆则之”通顺。《史记·孔子世家》正作“皆则之”。

②今按，“学子此法，鲁国何如”更切近定公身份、现场气氛。

③国家图书馆藏《中吴纪闻》六卷，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劳健录毛扆题识。按，此版本实由毛晋初刻，清康熙十六年毛扆据叶盛菴竹堂旧藏传钞洪武本校正补刻，并作《题识》，版口镌“汲古阁”三字之下，增四小字“毛氏正本”（以长方框括之）。是书为周叔弢旧藏，毛扆《题识》（或称跋）佚，劳健据陈揆（1780-1825）稽瑞楼藏毛扆补修本钞补。

右宋本《孔子家语》十卷，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字大悦目，苏长公所谓蜀大字本也，为虞山毛氏旧藏。汲古阁同时得两宋本，一归绛云楼，并曾景刻流传，近亦罕见；一即此本。《天禄琳琅后目》有宋本十卷，云《序》末载“甲寅岁端阳吴时用书，黄周贤刊”。按，明嘉靖王敦祥刻《野客丛书》，亦署黄周贤名，其为明刻无疑。然则宋刻之存于今者，止有此本，是亦天壤间之球璧耳。光绪二十二年嘉平贵池刘世珩记。^①

此书乡先生桐城萧敬敷穆藏之有年。岁丙申，质吾戚家，得番钱四百。吾爱之甚，越岁，如直偿之，乃归斋中。萧丈云，往岁桐城大旱，友人姚士荣欲售此贖戚族，以白米四十石畀之，易得是书。事在咸丰六年丁巳夏，时米一石，直七八千钱。当日之贵重，固何如耶！丁酉九月葱石又记。

刘氏以此书“古香蔼然，世所难觐。属江陵喻在镕影写，黄冈陶子麟刻之”^②。始于光绪二十三年，其《孔氏家语》十卷刊成于光绪二十四年，《札记》一卷并刊补王肃序等，完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首尾六年，刊竣全本，这就是《玉海堂景宋丛书》之一的《孔氏家语》十卷《札记》一卷^③。

在《孔氏家语》传世文献中，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传本：第一，它既具备汲古阁本之善，又能弥补汲古阁本卷一、卷二之“失”。第二，它以影刻复制的方式展示宋本全貌，这当然优于毛扆校本、孙诒让校本的局部呈现。第三，它保存了毛晋题识、毛扆题识这两篇重要文献的全文，就如同两把钥匙，让我们可以顺利地打开汲古阁之门，掌握宋本的实际状况，迅速判明汲古阁本的“得”与“失”。第四，附刻刘世珩校刊《札记》一卷，采集卢文弨校本十余种（有的已经失传），堪称锦上添花。第五，民国七年（1918），宋本不幸毁于浦口客邸^④，二十

①跋中谓“苏长公所谓蜀大字本也”，此说缘出毛扆题识，孙诒让校跋已订正之；“汲古阁同时得两宋本”，此说不确，详参上文；“一归绛云楼，并曾景刻流传”，则未见著录，不知所自。

②刘世珩《孔子家语札记序》称：“光绪丁酉，世珩得宋本《孔子家语》于江宁，桐城萧氏穆旧藏本，后有毛子晋及斧季两跋，盖汲古阁物也。古香蔼然，世所难觐，属江陵喻茂才在镕影写，黄冈陶子麟刻之。既成，旋复假得毛刻本，明仿宋刻无注本，陆树兰偶度、惠半农、陆敕先评阅本，邵北崖泰校本，及孙颐伯志祖疏证本，卢抱经文弨校明何孟春注本，萧敬敷覆校本，又取《索隐》、《文选注》、《御览》所引互勘，勒成《札记》一卷，以为读《家语》者之助。陆度、惠半农、陆敕先校以墨笔，邵北崖以朱笔，而惠、陆已不能分，今署曰‘陆校’，以树兰为主也。偶有署‘惠校’者，则别出之。朱笔易别，署曰‘邵校’。至本书佳处，读者自能知之，故不复著。庚子闰月，贵池刘世珩识。”

③此本版框宽 24.5 厘米，高 18.5 厘米。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字不等，黑口，四周双边。牌记题：“玉海堂景宋丛书之一光绪二十有四年太岁在戊戌二月贵池刘世珩以家藏汲古阁旧本付刻于武昌黄冈陶子霖镌。”

④傅增湘称：“孔子家语注十卷，题魏王肃撰。宋蜀大字本，九行十七字。萧敬孚旧藏，后归刘世珩氏，余曾见之。今已影刻行世。戊午秋，刘氏携之行篋，在浦口客邸被毁，世间此书遂无宋本，深可痛惜。然恐是南宋翻蜀本耳。”（《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31-532 页）

年前的影写覆刻，功莫大焉。故玉海堂影宋本实为此书第一善本！

综上，我们努力表彰汲古阁刊《孔氏家语》之“得”，是因为近年新版《孔子家语》，都采用相对不善的嘉靖黄鲁曾刻本作底本，汲古阁校刊善本反而被边缘化。我们同时揭示汲古阁刊本之“失”，列举补救汲古阁刊本阙失之途径，历数毛扆校本、孙诒让校本、玉海堂影宋刻本，是因为新版《孔子家语》中，几乎见不到它们的踪影，玉海堂本列名“参校”，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汲古阁门庭冷落，玉海堂门可罗雀，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孔氏家语》命运多舛，枳棘满途，存活至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在。当今第一要务，在文献校理集成。做实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才能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